

感通之德与游艺精神

——唐君毅对中国游艺精神的新解

史爱兵, 田野

(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游艺精神由来已久,以孔子、庄子为代表的游艺精神强调的是游艺主体之心之游,唐君毅在继承先贤的基础上,从其心本体论出发,认为游艺精神是心物交融为核心的物我感通。他从感通之心、感通之物(艺术)以及心物交融三个方面对游艺精神进行阐释,既体现了对传统游艺精神的承继又呈现了其个人的新解和对时代精神的融入。

关键词:唐君毅;中国艺术;感通之德;游艺精神;心物交融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6-0082-07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孔子的“游于艺”^{[1]59}及庄子的“以游无穷”^{[2]6}为代表的游艺精神由来已久。

唐君毅在中西文化对比中,进一步凸显了中国艺术这一特质,他指出:“中国文学艺术之精神,其异于西洋文学艺术之精神者,即在中国文学艺术之可供人之游。”^{[3]202}又说“中国建筑之美,在其表现一可游之精神”^{[4]204}。毋庸置疑,“游于艺”与艺术之“可游”,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欣赏主体来说是“游于艺”,从艺术本身来说是“可游”,两个方面都指向了中国文化中的游艺观念。唐君毅把“可游”作为中国艺术的独特精神加以认定,既有传统“游于艺”的因袭,又有个人对传统文化新解和时代精神的阐发。从其学术进阶过程来看,唐君毅对游艺精神的探索也经历了从早期的表象认知到后期的根源性分析的过程,尤其在其晚年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指出心物的交融感通是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的根本,中国艺术中所具有的感通之德是游艺精神的根本。“艺术精神之本,在物我相忘以通情”^{[4]74}。本文就从感通之德的角度探讨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游艺精神的发展与创新。

一、感通之心与游艺主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游”的意义最初是指人或动物在水中行进,后来引申为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孔子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59},庄子之“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2]6}以及“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2]34},都赋予了“游”更多的文化内涵。

在游艺精神的主体认知上,孔子与庄子有不同的见解。孔子的游艺主体是拥有仁善之德的人,其在“志道”、“据德”、“依仁”的基础上,实现在艺中“从心所欲,不逾矩”^{[1]9}的无拘无束,毫无滞碍的状态。“游于艺”不仅是游艺主体对艺术创作规则和艺术技巧了熟于心,而且是内在仁德的自然流露,是人道与天道的无违与相合。“游于艺”作为人的内在品格的修行磨砺过程,游艺主体以仁德之心涵容万有实

收稿日期:2015-07-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与昆曲艺术的传承、发展研究”(14YJC760048)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史爱兵(1976-),女,河北沧州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

现人对物的超越,同时以游艺心态追求现实人生的超越,从而达到自由的心灵美境。庄子之游是游于无,游于道,游于天地万物(包括艺术)之中。庄子之游不是着眼于具体的事象而是超越于事象的虚空,其目的是在无边际的虚无中体验超越尘世、摆脱功利的无限自由,其游艺的主体必是拥有虚灵超旷自由心灵的人。在游的境界中,游艺主体通过不断地自我否定(离形去智、无己忘我),不断地否定所有耳、目、心、意的感受、情绪,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至乐境界。可见,不论孔子还是庄子他们都是通过在艺中之游来达到人们心灵的自由解放。

如果说,孔子之游本其仁善之心、庄子之游本其虚灵之心,那么唐君毅在吸收先贤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其心本体论角度探讨游艺精神,指出艺术之游本于感通之心。值得注意的是,唐君毅关于中国游艺精神的体悟也是渐趋而得,隐其哲理深思之中,有待于我们细心体悟。

唐君毅对感通之心有自身的理解和规定。感通之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世界之源即心本体,二是心本体具有感通之德。我们对感通之心的理解也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1. 唐君毅的心本体论

在对人生永恒的思辨和追问中,唐君毅认为一切流转无住,在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中,他意识到了心本体的恒常真实性。他指出,人的根本在心,心本体为世界真实的根源,万象依此运行,万物源此流出。由恒常、真实之心之本体来看世界,便发现不满于残忍不仁之现实世界的一切道德心理都来源于一具备无尽之善的心之本体。他说:“我相信我心之本体是恒常、真实、清明,与无限广大、至善、圆满。”^[588]这个至善的心本体不仅是我所拥有的,而且表现为道德自我命令现实的我,超越他自己,视人如己,亦是人与我共同的心本体。唐君毅以善为本性的道德自我作为世界之本,人与我、天地与万物之间都有此共同的心本体,人我、物我相互感通就有了内在的一致性。这个完满至善的心本体,隐没于此活动中,呈现出不自觉的状态,这种不自觉的从事活动的状态是善的。唐君毅认为,顺成其活动之客观事物,即谓之为善,阻碍其活动之客观事物,即斥之为不善,通过判断,唐君毅指出人的活动中呈现有仁、义、礼、智四种善德。唐君毅四种善德得源于《孟子》的四端之说,《孟子》中有“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630]。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生而具有的四善端,唐君毅继承古贤思想,在其哲学体系的论述中,把孟子的四善端转为其道德自我所具备的四种善德。在这四善德中,仁德是根本,这是因为原始之仁爱是人的独立个体人格观念尚未自觉显出时,而首先显出之德性。原始之仁爱非佛家之慈悲,非基督教之爱人如己,而是儒家之仁。这种儒家之仁最初“只表现为浑然与人无间隔之温纯朴厚,或恻隐不忍之心情”^[740]。“温纯朴厚”、“恻隐不忍”是爱,“浑然与人无间隔”是通,是指人无自觉的人我分立之观念,亦无我之道德自我涵盖他人自我之自觉。通过儒家之仁、佛家慈悲、基督教之爱的对比,唐君毅指出了自觉意识下的儒家之仁心是可以通内外,融物我的内在本质。在其《中国哲学原论》中更是明确地以“通”释仁,他“将此诸义综摄而说孔子之言仁之旨,更开之为人对自己之内在的感通、对他人之感通、及对天命鬼神之感通之三方面”^[64]。四德之中,仁为义礼智之基础,而礼义智则是仁在与他物感通时的具体方式,也是人的行为符合仁爱道德性的保证。唐君毅认为仁义礼智信之德在宇宙之前全幅呈露,实为一宇宙本身之道德,是对宇宙人生之现实全幅价值之肯定与赞叹。

2. 心本体之感通之德

唐君毅心本体感通之德不仅源自对原始仁爱的分析中,也源自于对心本体特性的解读中。他认为作为世界之源的心本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恒常真实性。心本体是恒常存在的,恒常就是不变,纵时空流转永葆真。他通过心之用即“思想”来说明心之恒常真实性。人的思想可以不停滞于任何有限的时空上,还能统一联贯过去与未来,使过去的成为现在之所想,使逝去的东西于心体中重新鲜活起来。人的思想可以使灭者不灭,这需心之本体是不灭的,然后会使思想有灭灭之功能。不灭即是恒常,恒常即是真实,心之本体是恒常的,真实的。第二,绝对主宰性。唐君毅看来心亦为一创生实体,他把个人的心

本体上升为入之共同的心本体。他人的心之本体之存在即由我所置定,遂可证他人的心本体不外于我的心本体。所以说,“心之本体即人我共同之心之本体,即现实宇宙之本体,因现实宇宙都为他所涵盖。心之本体即宇宙之主宰即神”^[96]。第三,不断超越性。唐君毅认为,道德之本质即是现实自我之解放。心本体的超越正是道德自我对现实自我的不断超越与引领,是现实自我的不断解放,九境说中生命心灵之所以能够由“经验的自我”到“理性的自我”最后到“超越的自我”不断超越,就在于生命心灵自身就是一超越的存在,有着一种天之所命的、要求不断超越的本性。在不断的超越中,人之私情化为公情,生命之内在在精神开拓升腾,在物我感通、心灵超升中实现人生走向永恒。第四,涵融持载性。心本体具有涵容持载性,心的无对性、虚灵性决定了心本体不仅是超越的涵盖宇宙人生,而且是赞天地化育万物,对一切加以持载。所以,《庄子》之“不将不迎,应而不藏”^[2117],《论语》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178]拥有的都是一廓然虚旷的心灵,揭示的是心的涵容持载性。

由此,我们看到心本体的恒常真实、绝对主宰性,不断超越性、涵容持载性都为心物感通提供了条件,恒常而不偏、主宰而不离、超越而永恒、涵容持载而统摄万物为心物感通指向最高的天德。在其心本体哲学构建中,实现了“道德自我”——心本体(仁)——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层层晋升,从其高悬于天际的道德心灵最终走向了永恒理性和现实人生的融合,在理与情的结合中强调了人的生命在物我感通基础上的圆融。他关于中国艺术的思索也是建立在其哲学进阶基础之上逐步深入,最终指向了物我混合相感相通的天德流行。他说:“艺术精神融摄内心与外界,精神与物质,超形界与形界之对待,而使入于外界中看见自己之内心,于物质中透视精神,于形而下中启露形而上。”^[10143]游艺精神的主体即是感通之心。

二、感通之物与游艺客体

唐君毅认为在艺术之游中感通之心所观照的“物”表象是艺术,实为无穷之宇宙。在其心本体论中,宇宙间一切事物、人类的一切活动犹如月印万川、川川有月都呈现了心之共理,作为游艺精神的客体——艺术,同样蕴含此理。唐君毅从艺术共理、艺术形式、艺术特点等方面揭示了中国艺术可感之据、可游之因。

1. 理一分殊:艺术可感之内因

唐君毅关于艺术活动的认知基于其独特的文化观。他认为文化现象在根本上乃精神现象,文化即人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或创造。此精神活动既是一精神的要求,又是一种超越意识。这个超越意识在唐君毅的心本体论中则是道德理性、道德自我。所以他认为各种文化活动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亦即是心的分殊表现。他说:“一切文化活动之所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道德之实践,内在于个人人格;文化之表现,则在超越个人之客观社会。”^[715-6]在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中,虽然不一定是道德活动,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有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的支持,因而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都统属于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或者说是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之分殊表现。据此,艺术活动也是一道德理性之分殊表现,爱美而求美之实现,以努力创造艺术品,亦是一种道德行为。唐君毅以道德自我、心本体统摄文化的根本观点是内承于儒家孔子六艺之说,外学于康德、黑格尔之精神,加之于自己的新解而形成。孔子统六艺之文化于人心之仁,以一切文化皆本于入之心性,统于入之入格,亦为入之入格之完成而有,成为以后中国儒家论文化之一贯精神,并有所发展。孟子以能超越主宰自然之性的心之性理或理性为文化之基础,朱子、阳明又重心与性理之纯,重气重精神之义的多方面发展,唐君毅则依此路数,一脉相承,并吸收西学,遵康德之精神,肯定各种文化活动,为同一之精神自我之分殊的表现,形成仁心统摄文化说。他指出文化活动为同一之仁善心本体的分殊表现,艺术的活动也是仁善心本体的分殊。

艺术的活动依于一道德的心灵,故艺术能够显理。与其他文化活动不同,艺术显理具有自身特点:第一,艺术活动,截断时空,自成境域。一美境的形成自与其他实在事物游离而孤立绝缘,吾人欣赏一美境既凝神于此而又超越此境相求通于他物,此是移人心目。美的境相中物我之对待、观念与实在之对待、主客对待皆不存,人刹那间可得绝对的满足,实现从有限到无限的超升。第二,艺术显理,具体感相。艺术之美不仅表现有意义之内容,而且依托一定的感相形式,艺术之理依托此感相形式得以呈现。第三,艺术之理,以殊摄共。以殊摄共即是普遍者贯于特殊,则普遍者即含具体性。普遍之理贯于特殊之具体的形式中,诸如美学上复杂中之同一,相反者中之一致,或差异者和谐为是。第四,艺术感悟,直感直达。相对于真之判断对于得真理得知识,有时间上之先在性,而美之判断则在时间上后于欣赏美之事者。一境相为美之判断,不直接属于美之价值范畴以内。所以美之判断为超判断活动者,判断活动继起,遂为恒可破坏美之欣赏发现之事者。美的感悟是直透本心的直感直达。第五,最高之理,仁之流行。唐君毅的哲学体系中,儒家仁善之德既是内在于心性之中的,也是道德自我的核心。仁善之德成为最高之理流行于世间,亦成为艺术的最高评判标准。唐君毅的致思中呈现了他对儒家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孔子对《韶》乐的评价之语“尽美矣,又尽善也”^[126]形成了儒家思想中美善合一的艺术理念,唐君毅承继了这一精神,只不过唐氏的美与善多了些时代的元素和个人的新解,在其艺术理念之中,最高之理仍是仁善之德。他认为,诗歌、颂赞、箴铭之所含藏之具体意义,必归向于对宇宙、人生、文化全体之透视,即与哲学之形上学、人生哲学、文化哲学通。艺术活动的境界随着心本体彰显而升腾,从个体生命上说,仁善之德的流行通贯天人上下之隔,亦通贯物我内外之隔,以和融主观客观之对立,而达于超主观客观之境,即是天德的流行。

2. 虚实相涵:可游之外据

中国的先哲、艺术家之所以可以“游”的心态介入艺术,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的虚实相涵的特点。唐君毅指出中国艺术可游之根据即在虚实相涵,他说“中国艺术之精神在可游,亦可改谓中国精神在虚实相涵”^[125]。虚实相涵是中国艺术的一大特色。宗白华说:“‘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是中国一般艺术的特征。”^[127]中国传统的绘画中的留白,是天、是海、是虚空;书法中的“计白当黑”,笔墨与空白相互生发、相互成就;诗歌中的意象描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空灵、是缥缈,让人心驰神往;建筑中的周回往复,曲径通幽,让人流连忘返;舞蹈中的长袖飘举,长裙曳地,身游衣中能似虚似实而回环自在,极悠游回环虚实相生之妙。中国艺术这种虚实相涵的特点还是导源于中国先哲之自然宇宙观、人生观及社会文化生活形态。首先,中国先哲的自然宇宙观,视物皆有虚以涵实,以形成生化历程,故无纯物质之实体观念,万物永无相矛盾冲突之理,而有由相感通以归中和之理。所以自然物之实中皆有虚之观念。“物皆由与其他物感通之德以则性,是一物之本性。能涵摄他物,即物中有虚也。物之与他物感通,而能生起事象,依于生生不息之理以开新,即不全受过去之习惯所机械支配,亦不全受外力所机械决定,亦无超越之特殊形式,以限定其所生起之事。为某一特殊之形式之事,皆实中有虚也”^[128]。中国《洪范》之五行、《易经》之八卦都是讲一物与他物相感通所显之功用,亦即一物能涵摄他物,而能生起具体事象之德性,表现事物之相涵摄与实中皆有虚,以形成生化之历程。物之实中涵摄,虚能摄实,则一物之所以为物,即在其摄受性及感通性。虚实相涵思想直接影响到中国艺术领域。其次,中国先哲重心之虚灵性与心之性情,能够使心与自然不相为碍,与心相通内外,从而主宾相照,物我兼成。老庄之清静明觉、荀子之虚一而静为后世魏晋王弼、何晏所宗,为宋明理学家所重。中国先哲之虚灵明觉之心影响着代代艺术家,尤其是绘画领域,中国传统绘画不拘泥于形似而尚意态,不重逼真而讲气韵,艺术创作讲究虚静之心、超脱之象、解衣磅礴之态,艺术审美也要心斋、坐忘,重画外之人生与心境,品格高下之评定亦以心之清静明觉为准,于是花鸟画中自有野逸,山水一派又有文人画兴,心的虚灵性使中国艺术于实处必有虚空之流行。

中国艺术虚实相生的形上追求体现在具体的艺术形式上则是回环往复的形式特点。回环往复也

是虚实相生创作理念在艺术形式上的展现。回环往复的艺术形式使人于艺中可藏、可修、可息、可游，为心游于艺提供了相应的空间，使心于游艺之中有感触、有回味、有体悟，在往复之中实现精神的超升。这种回环往复的形式在求美的过程中形成温雅之美，唐君毅说：“求美是一往一复，故表现于言语态度之生命精神，不能一泄无余，一面表现，一面收回，成含蓄不尽之势，是为温雅。”^{[5]123}一往一复是我与万物相交融的过程。求美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之生命精神，贯通到物质界，而另一方则又要求这贯通在物质之生命精神，再回映于我之内。在欣赏美、表现美时，不仅是将自己之生命精神向外投注，且同时觉此向外投注之生命精神，复能投注回来。所以说，可游之美乃回环往复温雅悠扬之美。回环往复的艺术形式和温雅之美其所彰显的是一种优游恬适，舒畅愉悦的生命状态，这种精神贯穿于每种门类艺术之中。唐君毅说：“中国每一种艺术皆可为吾人整个心灵藏修息游之所在者也。”^{[3]212}不但中国传统建筑可以供人往来其间、舒张心性，中国书画、音乐、雕刻皆是如此。

三、心物交融与藏游修息

唐君毅认为游艺的状态就是心物交融、物我感通的浑然之态。游即为感通瞬间的心境相即，是艺术感通精神的形式表现，其具体方式是藏游修息。可以说，藏游修息是游艺精神的外在体现，又是心物交融的呈现方式。

唐君毅在《人生旅行》中指出宇宙是感通的，生命存在的基础就是物我、天人感通。只有物我感通，生命才富有生气、活泼光彩，才能打破物质世界的时空分隔、有限阻碍实现生命的大化流行，也只有感通才能够使生命九境层层升进，于当下的“一念”之中，次第转进，而次第转出，实现“肠一日而九回，魂须臾而九迁”之无碍流行。唐君毅把整个世界浓缩为此生命存在与心灵九境，心灵九境又可化约为心灵与境界有感通一事，感通成为“我”与宇宙世界沟通的密码。

唐君毅认为感通之核心是心物交融。他说：在感通的宇宙中“你的经验，待心物二端而构成，心物二端，在经验中联结为一”。“心物两端，原有一意义之内在的联结，所以才有外表的联结之要求”^{[12]57}。此处，“心”与“物”联结为一指的是心物的交融，心物相混。生命心灵（主体、我、自）与万物（客体、物、他）由两下相分经过物我的相接、相感、相融达到物我合一，推动心灵境界的超升，所以心物交融是实现感通宇宙的关键之处、核心所在。“内在联结”就是分殊于万物之中的永恒不变的理，这个理在唐君毅的哲学体系中就是以“仁”为核心的心本体，它于心在，于物亦在。同基此理，“心”与“物”有了交融的内在根据，心与物感通之际在超越的理之处相融合。同样，感通之际的心物交融是唐君毅论述艺术活动时的一个重要论点。他说：艺术显理“直呈于心，感时即有，离感难寻”^{[13]146-147}。美的欣赏正是在物我感通的基础上实现具象会心的心物交融，人游心寄意于艺术，观山水景物则情满于山，看海景画面则意溢于海，景之所在，心即随之，则远亦近、暗亦明，神与物契、主客相融。

“游”之状态正是心物交融、物我感通的浑然之境，唐君毅在孔儒、老庄游艺精神的基础上，丰富了“游”之呈现形态，他说：“凡可游者，皆必待人精神真入乎其内，而藏焉、息焉、游焉乃真知其美之所在。”^{[9]201}唐君毅认为藏、修、息、游是心物交融基础上的艺术审美之境的不同形式的展现，也就是说游艺精神包含藏、游、修、息诸内容。藏、修、息、游此四字本出于《礼记·学记》，藏：入学受业。修：修正业。息：退而私居。游：游心于居学也。所谓“藏焉必有所修，息焉必有所游，无在而非义理指养。其求之也博，其入之也深；理浹于心，而有左右逢源之乐；身习于事，而无艰难烦苦之迹”^{[14]96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为“游于艺”的注释有“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15]67}。可见，“藏、修、息、游”原本是用来讲修身问学的，每字的意义皆不同。唐君毅认为，在心物相交相感中，“才动即是觉”，“动”为“变”为心物之交接、相感，又有“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知之藏往”为心之阴一面，“神之知来”为心之阳一面，心之阴与阳更迭，而互相渗透融摄，不断充实而富有，不断日新而开辟，即成就此心之大用。此处藏、修、息、游

正是心的动静开阖的状态。藏为入学受业,虚其心、空其灵为藏之义,虚静其心才能有所受,所以“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正为此意。修为接受新知,心物交接,是动、是变,是心灵境界的不断超升。息为退而私居,又呈现收敛、涵蕴之状,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1]，“省”又可理解为内省、体悟,回味所学之状,呈静态。游为游心于居学,此处游一方面表示动态的接触,游又是一种乐学的状态。荀子解蔽篇有:“心未尝不藏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虚则入,……壹则尽……静则察……”^{[16]226-227}。可见,藏与修、息与游互为对补,实为修身问学心灵往复不断升进的过程。唐君毅承袭了古人藏、修、息、游的精髓一并传承老庄之游及孔子游于艺的思想,结合自己心本体论思想赋予了中国艺术可游更丰富的内涵。虽然唐君毅没有对藏、修、息、游进行阐释,但是要注意到唐君毅谈游含有两个层次:游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它是和藏、修、息相并列,共同完成了心灵超升过程。游从广义角度理解,则是包含的藏、修、息以及游本身诸活动的综合,此时游是动静合一、阴阳相成的整体。游的主体则是人之真精神,也就是作为心本体的道德自我。游的过程也是由心物相接到心物相通超主客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唐君毅无疑丰富了中国文化中游艺的精神,并有其新解。

唐君毅之所以在谈中国艺术可游的问题上把藏、修、息、游的观点容纳进来是因为他认为艺术的活动也是道德的活动。道德的问题永远是人格内部的问题,“一切文化皆本于人之心性,统于人之人格,亦为人之人格之完成而有”^[75]。人修养其人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实的求精神之上升。艺术活动中的藏、修、息、游正是人格修养的不断超升的过程,在藏修、息游回环往复之中实现“内在的超越”。“‘内在而超越’的人文精神见于中国的文学艺术,是这精神向自然与感性的声色及文学符号的投入。它使中国人在文学艺术世界中不像西方人那样聚神于一往超越的高卓和伟大,而是更重虚实相涵、物我无对、心物两泯的“游”的情致”^{[4]76}。在这种情况下,唐君毅艺术之游追求的不仅仅是对美的感悟和欣赏而是对生命精神安顿的渴望。所以“人必依仁而游艺,即人之道德性必表现于为人文,且由文化以陶养。……人能以德性涵盖人文,人文陶养德性,依仁而游艺,则内心之仁与外表之艺,交相护持,而人之精神亦宽平舒展矣”^{[4]20}。中国艺术精神之下,寄情万物,皆以养德。中国艺术之伟大,为平顺宽阔之圣贤式、仙佛式之伟大其富虚实相涵及回环悠扬之美,可使人的精神藏修息游于其中,当下得到安顿,陶养其性情。可以使人忘我、物我通情;使人合内外、血气和平;使人生机流畅、提升性灵;诚使人宛若登昊苍,而入玄冥,最能涵养人之德性。

综上所述,唐君毅在传统文化的承继中结合自身的哲学思维,从心物感通的角度对游艺精神进行创造性的阐释,指出中国艺术的游艺精神根源于感通之德,不但是对游艺精神的丰富与发展,而且在中西文化对话中凸显了自身的艺术特色与精神内涵,正如他说,“夫艺术之原则,原是表现精神于物质界,则以愈少之物质形色,表现愈多之精神意境,而堪为人之精神藏修息游之所,其价值宜为最高,故以中国书画与西方之绘画较,中国书画,至少在此点上,实居较高境界”^{[3]202}。这对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无疑具有一定意义。

参考文献:

- [1]孔子.论语[M].长沙:岳麓书社,2000.
- [2]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唐君毅.中国文化精神之价值[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 [4]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 [5]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6]孟 子.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7]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8]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9]单 波.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0]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1]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2]唐君毅.人生三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13]黄克剑,钟小霖.当代新儒家八大家集·唐君毅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8.
- [14]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6]荀 子.荀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The Virtue of Telepathy and Recreation Spirit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Tang Junyi of the Chinese Art Spirit

Shi Aibing, Tian Ye

(College of Art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creation spirit exists for a long time, the recreation spirit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Chuang Tzu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creation from the heart. Tang Junyi on success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sages, started from the heart Ontology theory, emphasized that the mind and matter blend is the core of recreation spirit. He interpreted recreation spiri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heart-the subject of telepathy, the object of telepathy (ART) and the mind and matter blends. This interpretation not only i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is the new explanation of the recreation spirit.

Key words: Tang Junyi; Chinese art; the virtue of telepathy; the recreation spirit; the mind and matter blend

(责任编辑 王 作)

(上接第 21 页)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Fan¹, Bai Yan²

(1. Political Science Actuarial-oriented, The CPC Changchun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School, Changchun, Jilin 13010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ultation, and get the support and backing of the masses, take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compared with Western electoral democracy, highlights the great unique advantages. Of course, there is kind of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process of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ultation paper defines democracy on science, and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give a substantial enterprise solution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consultative democracy; unique advantages; the masses line

(责任编辑 陈 静)